

楔子

位於五星級飯店頂樓的「豐華饌餐廳」，視野、美食和設計都令人驚豔。

餐廳吧台以線條洗鍊的大理石打造而成，搭配華麗燈飾與紫色調牆面，營造出雍容華貴的質感。

餐廳料理更是聘請廚藝功力深厚的國際級名廚精心設計，雖為中華料理卻融入了法式料理的特色，不僅食材講究，料理創意，獨具巧思的精緻擺盤，增添了視覺享受，宛如一道道藝術品，讓料理更美味加分。

晚餐時間，座無虛席，穿著正式的男男女女，或在開放空間的中式圓桌用餐，或選私人包廂，在不受打擾的環境中，邊欣賞窗外都會璀璨夜景邊享用美食。

此時，雙人包廂內—

「我不能嫁給你。」

李冠宸錯愕地看著辛明玥，無比意外她拒收他的求婚戒，且是直白的拒絕。

「為什麼？」他眼一眯，內心霎時惱火，過去她一再拒絕他的追求，他因認為她特別而萌生挑戰慾，對她拿出難得的耐心，第一次為女人放低身段，討好她。

如今兩人穩定交往，原本對求婚自信滿滿，未料她會拒絕，令他高傲的男性自尊受打擊，無法接受。

「我們.....可以再交往看看，或許相處久一點，會發現不是那麼適合。」辛明玥壓下內心情緒，試圖以平靜口吻建議。

她因男友方才一番話，內心受到很大震撼，她沒想到他看不起她的職業，還要她婚後便放棄模特兒的工作，兩人既然認知出入這麼大，或許沒再交往下去的必要，但.....她還是在意兩人半年多的感情，跟他相處的許多點點滴滴還是美好的。

也許，男友只是今晚態度有異，過兩天就恢復如先前，她不該太快就判他出局。

「妳今晚若拒收我的戒指，那表示妳不在意我們的未來，也沒繼續交往的必要。」李冠宸臉色一沉，不惜以分手為由逼婚。

他向身為女模且名氣一般的女友求婚被拒的事，若被一干朋友及社交圈得知，會成為多大的笑話？他絕不能允許那種事發生！

辛明玥因他威嚇的話，錯愕震驚。

兩人交往時，她雖能感覺他有著大少爺脾氣，有大男人的獨斷性格，但他通常會尊重她的想法和意見，沒料面對婚姻大事，他竟強勢得不容她說不。

她深吸口氣，再次開口，「如果你認為我們不適合，那就.....」她很艱難的欲吐出「分手」兩字時，他打斷她的話搶白。

「妳好好想清楚，再跟我聯絡，否則我們就分手！」李冠宸早她一步道出這字眼，就算要分手，也該由他做決定。

他霍地氣怒起身，不再看她一眼，轉身大步離開包廂。

辛明玥望著男友悻悻然離去的身影，一臉怔然。

為什麼.....會變成這樣？她心口一揪，眼眶不覺漫上水霧。

她抿緊唇，眨去眼中淚霧，不願在這裡掉淚。

原打算起身離開，又不希望出去撞見男友，看見桌上未動的紅酒，她索性拿起酒杯，仰頭喝下。

此刻，她需要一些酒精安定內心千迴百轉的紊亂情緒。

她三兩下就喝完半杯高級紅酒，卻完全品嚐不出它的高貴價值。

她深吸口氣，接著拿起桌上另一杯也未動的紅酒，繼續牛飲，看著桌上擺著那瓶已開啟還剩許多的紅酒，既然酒都開了，不喝也浪費。

她不急著離開了，拿起紅酒，緩緩倒了半杯，不再牛飲的轉而默默地一口一口啜飲。

她從不嗜酒，只在工作應酬的飯局，或跟男友吃飯會喝點酒，但現下她不禁想買醉。

她為突然幻滅而結束的感情難過哀悼，即使兩人尚未真正分手，她已覺得彼此關係瞬間丕變，經過今晚的事件，兩人很難再繼續交下去。

她很難過，原來男友從未支持過她；她很難過她識人不清，愛錯對象.....

她愈想心情愈沮喪，幾度眼眶泛上淚霧，只能不斷眨去水氣，硬是不讓眼淚落下。

她靜默地喝著酒，一杯接一杯。不知過了多久，她感覺神智倦累，倒完酒瓶最後一滴酒，眼皮沉重，一顆頭不由得朝桌面貼靠.....

身形高壯、穿著英挺的男人，輕敲兩下包廂門板，隨即推開門踏入。

包廂內，一名女性客人趴在餐桌桌面，因醉酒而昏睡過去。

因餐廳將打烊，服務生欲提醒包廂尚未離去的客人，卻叫不醒，正向餐廳經理報告，適巧他過來巡視，決定親自來處理。

他走近餐桌旁，看一眼桌上擺著頂級紅酒空瓶，她竟將這麼高級的紅酒拿來牛飲買醉.....他內心對被糟蹋的紅酒有些惋惜。

他再看一眼醉趴在餐桌上的女性，也有些莫可奈何。

聽服務生轉述，這包廂內用餐的客人是對情侶，且男方安排今晚要向女友求婚，還讓服務生在送甜點時，擺上求婚戒，特地開了一瓶頂級紅酒要慶祝，但後來不知何故，男人臉色不悅的走出包廂離開餐廳，遲遲未再返回。

之後服務生再進來這包廂時，卻見女客人獨自喝酒，服務生不好說什麼，默默地退開，直到打烊前半小時再過來，對方已醉得不醒人事。

他微彎身，試著輕聲叫喚對方，趴在桌面、臉埋在手臂的女人忽地一動，抬起頭來。

他倏地瞠眸一詫。

是她？

他很是驚訝，正想再看清她面容時，她忽地頭一沉，又埋進擱在桌面的雙臂間。

他於是輕拍她肩頭，她又動了下，這次沒抬起頭，只是露出半張臉，雙眼仍閉闔。

他盯著女人露出的半張側臉瞅瞧，俊容面露一抹困惑。

真的是她？他與她有十數年未見，按理說不太可能一眼就認出她來。

何況眼前的她，與記憶中的她差異頗大，光膚色就完全不同。

但為何方才與她正面相對的剎那，他會將她與記憶中那女孩聯想在一塊？

因叫不醒她，他只能略微出力的推推她肩頭，拉拉她手臂，邊好言提醒她，不能在這裡睡覺。

「好吵.....」她忽地喃喃低語。

她的聲音也令他無法確認，不好貿然用記憶中的名字叫喚也許是陌生人的女性客人。

「小姐，餐廳要打烊清場，我扶妳到餐廳外的公共空間休息，或者替妳叫計程車？」他再次溫言建議，邊拉起她一隻手臂要將她攙扶起身。

想想這還是第一次在他的餐廳遇見獨自喝到醉昏沉睡的女客人。

「我要睡覺.....不要醒來.....我不會哭的.....」她喃喃又道，聲音輕微哽咽。

只要睡著，她就不會去想失戀的煩心難過事，她更不願去想男友過去待她是真情或假意？

她雖還閉著眼，低聲囁語，他卻已能仔細瞧望她的臉。

「辛明玥。」他緩緩吐出這個已太久沒提起的名字。

聽到有人叫喚她，她勉強張開眼，視線有些模糊的望著拉著她手臂的高壯男人。

「你是？」她愣問，用力眨眨眼，欲看清對方。

「我是一」他才要道出也許被她遺忘的名字，她忽地張大眼瞅著他。

「成炎！」她伸手指著他，訝異喚道。

他因她輕易認出他，不由得驚愕，她變了很多，而他也跟年少有很大差異。

「真高興妳認得我。」他唇角一揚，感到寬慰。「我幫妳叫計程車送妳回去，等妳酒醒了，我們再找時間聚聚。」雖驚喜意外巧遇，但此時她的狀況，不適合兩人敘舊。

他攙扶她欲走出包廂，她忽地腳下一軟，將全身重量都倒向他。

他愣了下。「喂？」

未料她再度閉上眼昏睡過去，任他怎麼叫喚都叫不醒。

當他看見她眼角緩緩淌下淚，心口不由得輕抽了下。

我不會哭的.....

前一刻她囁語的話，教他回想起在許多年前，年僅十三歲的她，曾說過相同的話。

當時的她眼眶泛紅，卻逞強著不願掉淚.....

第 1 章

國一的辛明玥，蓄著肩上短髮，擔任糾察隊，在放學時幫忙指揮交通。

「同學，不能亂丟垃圾，請撿起來。」她看見走出校門的一個男同學將喝完的鋁箔包隨手丟在人行道，忙上前出聲糾正。

男同學轉頭看她一眼，輕嘖一聲，「愛撿自己撿。」不理會她，跟同行男同學甩著書包，邊笑鬧著走離。

她撇撇嘴，雖心生惱意，顧慮已放學，沒追過去強行叫住走離的那人將垃圾撿起。

她走上前，彎身撿起鋁箔包，連同牆邊一個食物紙袋也一併撿起。

不遠處，成炎站在對面人行道看著，一邊等待司機來接他。

他跟辛明玥同班已兩個多月，彼此並沒什麼交情。

嚴格來說，是他拒絕她熱心腸的關懷。

外型白淨斯文、成績優異，且家境富裕的他，一直頗受女生青睞。國小就不乏班上女生為他爭風吃醋，而那令他覺得反感且幼稚。

他從小個性淡漠，不愛與人熱絡深交，又因母親緣故或父親工作調度，他國小就換了三所學校，那讓他更難交到朋友。

因家庭因素，造就他內心早熟，卻也變得孤僻，即使換了新環境、新學校，他也無意交朋友，因他清楚，也許不用多久又可能轉學。

但當辛明玥得知他是因搬家才轉來這兒就讀，在班上擔任風紀股長的她便主動跟他攀談，熱心表示若對這附近環境不熟，她樂意當導遊。

見他因父母工作及搬家緣故，耽誤到開學時間，晚了一個星期才來上課，她便熱心地要把上課標記的課本重點及各科筆記借給他，若他對已上過課的內容有問題也能問她，不過她也坦言，她的成績只是普普。

未料她的行為引起班上幾個女生反感，以為她一再藉故想跟他接近，認為她別有居心。加上他的反應冷淡，之後考試他的成績排名第一，她便不敢再主動要借筆記或想教他功課。

逐漸地，她不再對他特別關照，彼此也沒什麼談話機會。

一開始他對辛明玥沒什麼感覺，甚至因她屢屢想和他攀談，有些不耐煩。

但一段時間過後，她不再刻意找他談話了，他反倒不自覺地觀察著她。

在班上擔任風紀股長，在校內擔任糾察隊的她，很有責任心和正義感，看見不對的事便會指正，也因此難免樹敵。

班上不少男同學私下說起她，都認為她是凶巴巴又粗魯的男人婆——因她身高比班上一大半男生高，是女生裡最高的一位，且皮膚比一般女生黑，講話嗓門大，完全不像女孩子……

他對那些批評並不認同，就他所見，她是個很有精神活力、樂觀開朗、個性直率的女生。

儘管他對她態度冷淡，加上有女同學對她的行為腹誹，她不再如先前那麼熱絡跟他攀談，但每天一早來學校碰到面，她仍一臉精神奕奕向他主動問候、打聲招呼。

不像一些女同學，刻意在他面前裝模作樣，故做害羞，卻又想跟他接近示好，令他更心生微詞。雖對她逐漸多了幾分好印象，但聽到旁人批評她，他也不曾替她說什麼話，依然獨善其身。

不一會，一輛進口車停在他面前，司機下車為他開了車門，他彎身坐進後座，沒再注意對面人行道上的她。

倒是這邊撿完垃圾的辛明玥，一轉頭看見站在對面的他，才打算朝他揮揮手道再見，他已彎身坐進自家車，揚長而去。

她放下才舉起的手，不以為意。

就算他看見她向他打招呼，也不一定會有回應，但她還是習慣在看到他時，主動向他問候一聲。她並非看見每個同學都一逕熱絡笑咪咪地先向對方打招呼，卻每每看見他，見他獨來獨往、顯得冷漠的神情，便忍不住先跟他問候，試圖打破他的面無表情。

因他出色的外在條件，加上成績優異，且上下學都有專車接送，女生們已封他為王子。除了班上不少女生，聽說隔壁班也有女同學心儀他。

班上幾個男同學剛開始曾約他下課去打球或玩電動，融入他們的圈子，但都被他淡然回絕，之後男同學也不太跟他殷勤攀談。

他並非被排擠，相反地，是他有意與大家隔離。

那讓她有點看不過去，不願見他搞孤僻，是以仍忍不住主動向他問候。

最近面對她主動打招呼，他不再如剛開始那麼視若無睹，偶爾會跟她回應一聲，甚至扯一下唇角，面露一抹輕淺笑意。

那讓她莫名感到欣慰，也就持續向他主動問候。

翌日放學後，辛明玥結束完指揮交通服務，返回校內，騎著腳踏車要返家。

才騎一小段路，她意外看見旁邊人行道上成炎的身影。

「成炎。」她騎著腳踏車靠近，開口叫他。

成炎轉頭看她，「嗯。」淡應一聲。

「你要去哪裡？」她好奇問道，他向來一放學就被自家車接送回去，還不曾看見他在外流連。

「回家。」

「回家？走路回去？你家司機呢？」她忍不住又問。

「他送我媽去機場，回來途中車子拋錨。」面對其他人發問，他未必會多說什麼，但對象是她，他便如實告知。

「你家多遠？要不要我載你？」她不禁熱心說道。

他看一眼她的「座車」，刻意揚了下眉，面露一抹不認同。

「我載得動你的。」以為他是怕她載不動他，連忙強調。「我大弟比你重，我都載得動了。」

「要真不放心，讓你騎，我坐後面。」她給他另一個選擇。他走路回去應該有一段距離，且他對這裡的路況並不熟。

「我不會騎腳踏車。」他坦言。母親認為騎腳踏車太危險，也沒必要，完全不讓他學。

「那就我載你。」辛明玥不禁堅持道。

「不用。我知道怎麼回去。」成炎謝絕她的好意。原本要搭計程車，一時攔不到，索性選擇走路。

「那我陪你用走的。」辛明玥轉而將腳踏車牽上人行道，選擇配合他。

成炎意外她的舉動，斜睨她一眼，故意道：「幹麼？藉機跟我親近？」

聞言，辛明玥訥訥地抬眼看他，隨即噗嗤一笑。

「我知道你很有異性緣，被女生愛慕怕了，但我對你沒有那種想法喔，我承認對你有多一分在意，但那是基於同學的情分。」她藉機想跟他好好談談，「不過你可以不理會女生示好，但也沒必要跟全部的人隔離，當個孤單憂鬱王子。」

成炎因她的話微訝。「我不孤單憂鬱。」他辯道。他是有些孤僻，但思想並不憂鬱。

「我知道你很聰明，也許還有點自負，可能認為同齡同學都很幼稚，無意融入群體中跟大家嬉鬧。」她常在下課後，看見他獨坐在座位上，無視旁邊的熱鬧笑談，一雙眼注視著窗外天空，又或自成一格，不在意周遭吵鬧，安靜看著書。

他看的書並非課本，而是一些外國名著。

「我沒這麼想。」成炎試圖要反駁，卻又懶得解釋，「若妳這麼認為，那就當我是那種人。」

「如果不是那麼想，那就是你刻意不要交朋友。為什麼？」辛明玥並非一逕地認定他的心態如何，只是想推敲他真正的想法及處世態度，或許是因為過去沒遇到個性這麼淡漠的同學，她不自覺想瞭解他。

「沒必要，反正現在結交的朋友也不會長久。」

「才不會，如果你跟我交朋友，一定可以友情長久。」她脫口承諾。

成炎偏頭看她一眼，愣怔了下。

「我說的是真正的同窗情誼，不是什麼男女朋友喔。」怕他誤會，她再度強調。

「吶，成炎，要不要跟我交朋友？」辛明玥一副哥兒們口吻，一手拍拍他肩頭問道。

雖說班上有些男同學認為她凶巴巴像男人婆，但她也跟不少男同學打成一片，甚至比跟女同學相處得自在，她不介意被當成哥兒們。

成炎對她的話再度怔了下，卻沒回答。

兩人步行數分鐘，轉個彎，銜接一所國小圍牆旁的人行道。

「大姊！」忽地，有人叫喚她。

辛明玥看見三弟從那方側門邊跑出來。

「明康，怎麼還沒回家？又跟同學打架？」見三弟身上制服沾著泥巴，臉頰也有傷，她皺了下眉頭，將牽著的腳踏車停好，忙上前關切地問：「明勇、明威呢？」

她奇怪三弟這時間怎麼還一個人留在學校？她三個弟弟唸同一所國小，平時三個人會一起走路回家。

「大哥、二哥要練球，要我今天跟同學一起回家不用等他們。結果.....有同學笑我沒媽媽，我就跟他打了一架，怕被大哥罵，所以在這裡等大姊，再跟大姊一起回家。」才國小三年級的辛明康，說得委屈難過。

辛明玥聽了，一陣難過心疼，她伸手揉揉弟弟的頭，溫言安撫道：「大姊不是說過，別因這種事跟同學吵架。會笑你的，是他們太幼稚，別理他們。」

她彎身拍去弟弟身上皺巴巴的衣褲沾上的塵土，邊又道：「打架受傷不是更難過。下次告訴那幼稚鬼同學，我們不是沒有媽媽，我們的媽媽在天上，她在天上保護我們。而在家裡，有我這個大姊代替媽媽照顧你們，知道嗎？」

「嗯。」辛明康點點頭。

「還有，以後不能自己一個人放學後還留在學校那麼久，那可能會遇到危險。」她藉機向三弟叮嚀提醒。「走吧，大姊載你回去擦藥。」

辛明玥轉身對一旁的成炎道：「對不起，我先載我弟回去，不能再陪你走路了。」

他們的家在同一方向，不過她家稍遠一點。現下三弟跟同學打架受傷，雖只有些微擦傷，還是得先回家處理傷口。

「沒關係。」成炎一臉無所謂，原就沒要求她走路作陪，何況都已走了一半路程，離他家已不遠。他看著她拿起弟弟的書包，放進前頭已放著她書包的腳踏車籃子，再將腳踏車牽下人行道，待弟弟坐上後座，她這才騎上腳踏車，邊向還站在一旁的他道聲再見。

成炎望著她載著弟弟離去的身影，不覺觀望半晌。

他先前聽說她母親在她國小就病逝，卻沒想到她的弟弟會因沒媽媽這件事被同學嘲笑，甚至因而打架。

看見她溫言安撫弟弟的情景，令他心生意外，也有抹動容。她與他同齡，她就要姊代母職照顧三個弟弟，她安慰弟弟的話也表現出她的心智成熟與豁達。

他向來自詡自己比同齡孩子成熟，如今才覺得她才是真正因成長環境而歷練出早熟，他甚至能看見她臉上流露一抹母愛溫暖，教他心生敬佩。

他雖有母親，卻不曾感受真正的母愛溫暖.....

這一日，是成炎與辛明玥同班近三個月，對她留下最深刻的印象。

星期六下午，成炎坐在自家房車內，司機正要送他去上鋼琴課，他無所事事望著車窗外。

他看見路邊蹲著一個身影，愣了下。「等等。」他開口要司機停車。

那是辛明玥，似乎她的腳踏車出了問題。

他難得多事，要司機將車停靠一旁，下車走向她。

辛明玥因腳踏車掉鍊，正蹲在地上動手修理，卻遲遲無法將鍊子套妥，她不免有些氣惱，想到一

些事，更覺心煩難受。

「可惡！連你都要跟我作對。」她氣惱抱怨，一雙手沾到鍊條上的針車油，黑抹抹的，動作更為粗魯。

「怎麼？跟腳踏車生氣？」身後突來的聲音，教她驚了下。

她轉頭仰起臉，看見穿便服的成炎，高挑身形佇立在她身前，愣怔了下。

「你怎麼會在這裡？」這裡離學校有段距離，也不是他回家方向，且今天學校放假。

「去上鋼琴課。要搭便車嗎？」心想她的腳踏車可能修不好，不介意讓司機送她一程。

「不用，謝謝。」有些意外他會邀她搭便車，心下竟有些感動，眼眶不由得微紅。

「妳怎麼.....發生什麼事？」成炎低頭望著她，察覺她神色萎靡，不同之前一看到他，總面帶笑容，精神奕奕。

「沒.....」辛明玥搖搖頭。被他一問，竟有想哭的衝動，她其實一直在隱忍悲傷。

「我外婆她.....生病住院.....」她說著，聲音一哽。

「情況怎麼樣？住哪間醫院？」他從不在意不相干的人，卻因她的緣故，心生一抹在意。

「聽說很嚴重.....外婆跟舅舅住在臺北，我爸早上搭車去探病，我很想一起去，但要照顧弟弟。」她很擔心害怕，卻必須堅強，代爸爸好好照顧三個弟弟。

因全家人一起去臺北花費太貴，也不方便，父親要她留在家裡，他去探看外婆就好。

「妳擔心得想哭吧？」看出她極度壓抑著情緒，那令他不禁在意她的心情。

「我不會哭的。」辛明玥抿抿唇，用力眨去眼眶些許水氣，強調。

「難過時想哭很正常，不需刻意壓抑。」尤其她是女生，哭泣並沒有什麼。

「我不會哭的。」她搖搖頭又說一次。「我答應過我媽不會再哭了。不管以後遇到什麼事，都不會哭.....」說著，她聲音不由得又輕哽，鼻間又泛酸。

當初媽媽病危時，她在病床旁哭不停，媽媽要她別再難過哭泣，要她勇敢堅強，替她照顧三個弟弟，還有爸爸，那媽媽在天上才會安心。

因為跟媽媽的承諾，她往後遇到傷心難過的事，總忍著不輕易掉淚，尤其不能在弟弟們面前表現軟弱無助。

媽媽過世後，外婆也告訴她，身為長女，她今後要辛苦地姊代母職，幫忙照顧弟弟們。

她雖跟外婆相處時間不多，但她一直很喜歡外婆，外婆也代媽媽教了她很多事，有機會便會鼓勵她、安慰她，她很害怕.....會再次失去重要的親人。

成炎聽了，不由得替她有些心疼，而那是他不曾有過的情緒。

他伸手將蹲在地上的她拉起。

辛明玥抬眼看他，納悶他不僅將她拉起，還將她拉往三、四步距離的一棵路樹下。

「哭不代表軟弱，適當的宣洩情緒才能更勇敢前進。」他聲音溫潤說道，從口袋掏出手帕塞進她手心。

「妳替這棵樹澆點水，我不會看妳的。」將她拉到樹幹另一側，他隨即背過身，面對馬路、手插褲袋站立著。

辛明玥因他的舉動和言詞怔了怔，低頭看著他塞給她摺得整齊方正的白色手帕，心口漫上一股熱度。

他要她改在這棵樹下哭泣，太刻意的舉動她哪哭得出來？

雖這麼想，但她又想到病危的外婆，心口一揪，眼眶瞬間漫上水霧，她蹲下身，忍不住掉下眼淚。已許久不曾哭泣的她，抑不住眼淚一顆接一顆滑下臉龐，卻仍哭得壓抑，雙肩輕顫。

成炎雙臂盤胸，望著馬路時而駛過的汽車、機車。雖然她沒有哭出聲，但他能感覺身後蹲在樹幹後方的她正無聲掉淚，釋放壓抑許久的情緒。

好半晌，辛明玥站起身，用他的手帕抹抹臉，吸吸鼻子，繞過樹幹，朝他走近一步。

「澆完水了？」成炎這才轉身看她。她眼眶紅紅的、鼻子紅紅的，他卻覺得她的神情比前一刻自然多了。

「這樣很奇怪。」再次面對他，她不免一陣尷尬驚扭，他一副替她把風的情景很是詭異。「萬一被路人誤以為我蹲在樹後尿尿，豈不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。」她以玩笑口吻欲化解尷尬氣氛。

「會開玩笑，表示心情舒緩了。雖然情況不明還是會焦慮擔心，但別把自己繃太緊，我相信妳外婆會度過危機。」他難得對人表達安慰。

辛明玥因他的話，眼眶不由得又漫上水霧，哽咽道：「謝謝你，成炎，原來你很溫柔，我之前誤解你，真不好意思。」她朝他揚起一抹笑。

聞言，成炎愣怔了下。他絕不是溫柔的人，他已習慣對人淡漠，卻不由得關心起她，他的行徑連自己都意外。

「你不是要去上鋼琴課？我沒事了。我還要買菜準備晚餐，先走了。」辛明玥朝停在幾步距離的腳踏車走去。「手帕我洗好星期一再還給你。」轉頭又對他說道。

回想方才情景，她還是心生尷尬，那不同她平常的個性表現。

「腳踏車不是壞了，妳要牽回去？」這裡離她家距離應比從學校返回還遠很多。

「我先牽去腳踏車店修理。」

「算了，我好人做到底，讓司機載妳。」不待她回應，成炎邁大步走向停在一旁的自家房車。他向等在車裡的司機交代一聲，司機隨即下車，將她的腳踏車抬進後車廂。

「上車。告訴葉叔叔腳踏車店在哪裡？」成炎直接拉開後座車門，要神情怔愕的她上車。他不是溫柔熱心的人，但面對她，他不自覺就做出不尋常的舉動。

稍後，他陪辛明玥到腳踏車店，並沒立即就離開，而是等到她的腳踏車修好後才準備離去。

辛明玥向他和司機叔叔再次道謝，朝坐上車的他笑笑地揮手道再見。

看見她再度面露熟悉的笑容，成炎內心感到寬慰，完全不在意因她而耽擱上鋼琴課的時間。

第 2 章

翌日中午，成炎接到辛明玥來電，頗為意外。

這是第一次她打家裡電話找他，而他其實已有手機，且是班上唯一有手機的人。

「我爸爸剛才打電話回來，說外婆比較穩定了，雖還住在加護病房，但已經沒有生命危險。」當她知道這消息，第一個便想通知他。

「喔，那很好。」成炎聽了替她鬆口氣。

「成炎，昨天真的很謝謝你。」若沒有遇見他，她一定壓抑著極度悲傷焦慮的心情，會難受得無法用平常態度面對弟弟們。

「沒什麼。」成炎淡應，不過一件小事罷了。

「吶，我中午請你吃飯道謝好不好？」辛明玥忽地提議。

成炎愣了下，才要回絕，卻聽她熱絡道：「我家沒有什麼山珍海味啦！不過是我的招牌料理—香腸臘肉蛋炒飯，是用我爸自己灌的高粱香腸跟醃臘肉當配料，外面吃不到的喔。」

他應該直接拒絕的。他對香腸跟臘肉沒興趣，或者應該說母親從不讓他吃那種醃製品，但電話中辛明玥語氣熱絡的邀請，他竟不好一口回絕，首次答應去同學家吃飯。

成炎讓司機載他到辛明玥的家，雖然離他家還不到五分鐘的車程，但這區域的住宅是整排的二樓半透天厝，還有幾間鐵皮蓋的工廠，甚至巷子另一方盡頭能看到不遠處的山貌，不若他家那區域，是幾棟新興的大廈公寓自成一格。

雖然前一刻答應來她家吃午餐，但這下他不免有些後悔，覺得彆扭。

當司機將車停在她家門前時，他猶豫著是否要離開，自行解決午餐，接著去上才藝課，一如每次的假日作息。

他正要向前座司機說一聲，這時有人敲車窗。

成炎降下他這方車窗，車窗外是一張有些熟悉的小男孩臉孔。

「你是成炎哥哥對不對？」辛明康笑咪咪地問。

那天他在學校等大姊時，看到大姊旁邊有一個大哥哥，大姊後來告訴他是班上同學，但那時他沒特別看清對方長相。

「大姊怕你找不到我家，要我出來看看。如果看到黑色大車子，應該就是你來了。」

成炎這下不好說要離開，只能開門下車，要司機先回去，稍晚再過來接他。

成炎跟著辛明康走進辛家，隨即看到客廳裡她另兩個弟弟，分別就讀四、五年級的辛明威、辛明勇，看到大姊的同學到來，皆熱情歡迎。

「我大姊在廚房煮飯就快好了。」

「大姊說你像王子，真的欸！」

「雖然我們家有點窮，但大姊煮的蛋炒飯非常好吃，你一定會喜歡。」

她三個弟弟你一言我一語跟他攀談起來。他們跟她一樣，都很好客，個性活潑且話多，能想像她家隨時熱熱鬧鬧的，那令他有些羨慕。

一開始成炎還覺彆扭，但很快就放下拘束感，跟她三個弟弟閒聊起來。

「開飯囉！」廚房裡，辛明玥朝客廳這方喊道。

三個弟弟立刻拉著他一起走到廚房的餐桌旁。

「你們在外面沒說我壞話吧？」辛明玥故意問，邊從碗槽拿出幾副碗筷擺上桌。

「他們都說妳好話。」成炎笑說。

她儼然是弟弟們的榜樣，是個好大姊，同時又扮演慈母的角色，令他佩服。

「好香！」三個弟弟圍坐在餐桌旁，紛紛拿起碗便要搶食桌上一大盤熱騰騰、香噴噴的炒飯。

「客人先用。」辛明玥拿起大湯匙，先舀一碗蛋炒飯擺在成炎面前。

成炎低頭看著她盛給他滿滿的一碗蛋炒飯，怔愣了下。

雖然食物香味四溢，粒粒分明、泛著油亮、裹著蛋液的黃色米飯，切片切絲的香腸、臘肉、碎青蔥及切丁紅蘿蔔，配料豐富，卻只令他覺得油膩，太重口味。

從小母親就對他的飲食有一套嚴苛標準，許多食物禁止他食用，一再強調是為他的健康著想。

母親不會下廚，家裡三餐由鐘點幫傭料理，包括他午餐的便當，也是幫傭阿姨做好再送到學校給他，假日亦由幫傭定時來家裡準備好三餐才離開。

關於幫傭煮的食材，全要遵照母親的要求才行，即使偶爾跟父母外出用餐，也都由母親選擇餐廳、替他點餐。

他不曾跟同學獨自去外面吃過飯，而來同學家裡吃飯更是頭一遭。

因吃慣養生清淡食物，面對這重口味且以醃製肉品為主要配料的蛋炒飯，他怕不合胃口，可能對熱心請他吃飯的辛明玥感到不好意思。

他抬眼，卻見辛明玥跟三個弟弟已各自端起碗，大口吃食。

「成炎哥哥，你吃一口一定會愛上的。」見他尚未開動，大弟辛明勇向他再次強調。

辛明玥聽了倒覺得不好意思。「沒那麼誇張，你吃吃看，真吃不慣也沒關係。」

前一刻興致勃勃邀成炎來家裡吃飯，是為表達對他感謝的誠意，但這會才想到，以他的家境，肯定吃慣山珍海味，說不定對她這自豪且受到弟弟們和爸爸喜歡的香腸臘肉蛋炒飯，覺得平凡無奇。成炎拿起湯匙舀一口炒飯品嚐，他的味蕾不覺一陣驚豔。

他是吃過不少高檔料理，但因母親很注重身材保養及養生，他吃到的料理多偏清淡，或只吃食材本身的自然風味，對於這種母親嚴禁的食物，他原以為自己會排斥，未料竟讓他胃口大開，不自覺便將一大碗炒飯吃完。

辛明玥見狀，很高興，忙又再替他添一碗。

成炎想推拒，辛明玥以為他客氣，便強調今天有多煮，足夠每個人吃上兩碗還有剩。

成炎只能接下碗，繼續吃。

這是第一次，他一餐吃這麼多米飯，且是吃得最津津有味的一餐。

這是第一次，他感受到無比熱鬧的用餐氣氛。

他其實話不多，但她和弟弟們聊學校的事、談功課、聊電視或遊戲，話題不斷，也會一再將他扯入，加入談話中。

原本吃完飯，他便該告辭，未料她二弟辛明威竟拿出一盒大富翁，邀他一起玩，只因前一刻他說沒玩過那種桌遊。

他要推拒，卻推拒不了。三個弟弟搶著要教他玩，令他尷尬又沒轍。

辛明玥在一旁收拾碗盤清洗，也笑咪咪的要他多留一會，難得弟弟們對初次相處的他很有好感。稍後，辛明玥也加入遊戲中，幾個人開心玩樂，令成炎也很快融入其中。

眼看上才藝課的時間已到，他卻不打算離開了，且遊戲玩到一半，她的弟弟們也不准他中途落跑。他只能打通電話，向司機說一聲，要對方先不用過來接他，待他要回去會再跟司機聯絡。

於是，成炎無顧慮地跟他們繼續玩大富翁，一晃眼已到傍晚。

第一次玩桌遊的他就成了大富翁，成炎不免有些得意洋洋，而輸家的辛家三兄弟不死心，向他要求下次再挑戰。

不僅辛明玥說過要跟他交朋友，連她三個弟弟在得知他沒什麼朋友後，也表示要跟他當朋友。

「以後你常來我家，除了玩大富翁，我們也可以一起去打球，或去山上跟田裡玩。」辛明勇帶頭，先跟他約定。

成炎笑地點點頭。他原無意跟人深交，卻因辛明玥的關係，也跟她家人產生交集。

他正打算聯絡司機來接他回去，這時辛父正好回到家。

辛父先向辛明玥和兒子們再次說明外婆狀況後，因她難得約同學來家裡，熱情的留成炎吃晚餐。他竟又拒絕不了，被半強迫地留下來，在她家多吃了一餐。

而下個週日，辛明玥又約成炎去她家，因她爸爸要帶他們去附近親戚家的田裡「控窯」。

成炎從沒「控窯」過，母親若知道也絕不會同意，可他很想嘗試，於是他瞞著母親在週日去辛家，之後跟辛家人度過一個特別且歡樂的下午時光。

晚上十點，才返家的成母來到兒子房間，臉色微愠。

「鋼琴老師跟小提琴老師說你今天也沒去上課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兒子上週日就曠了兩堂音樂課，她隔天問兒子，他只說有事去同學家，因兒子無意多解釋，又是偶發事件，她便沒再多問什麼，但若變成慣性，她絕不能放任不管。

「去同學家。」坐在書桌前的成炎抬眼看向站在門口、打扮時尚的母親，只淡然回一句。

他父母總是晚歸，父親因工作常需加班或應酬，母親也有自己的興趣事業，除了工作，她更活躍在自己的交際圈。

父親不太管他，但母親一直對他要求嚴格，即使陪他的時間少，卻將他的時間安排得滿滿的。

他保持學校成績名列前茅還不夠，母親從小就要求他學鋼琴和小提琴，要他加強英文能力，在他的假日都排滿補習和才藝課，連平常日晚上也有幾堂音樂課。

雖對學琴不排斥，他也有天分，但現在不禁有些反感，認為不該把課餘時間都花在那上面。

他有其他想做的事，有令他更覺新奇有趣的事想去經歷嘗試。

他開口跟母親談條件，要求減少音樂課，他想有真正的假日自由。

「什麼？」成母走到兒子旁邊，一臉愕然。兒子竟跟她談條件！

「我少上幾堂鋼琴跟小提琴，不會有什麼影響，不會因這樣就變生手。我以後也沒要朝音樂發展，不需練到琴技精湛絕倫。」無視母親臉色微愠，他勇敢表達想法。

過去沒表達異議，是因他假日常一個人在家，去上課練琴才不會覺得太寂靜，如今，他輕易喜歡上辛家的熱鬧氣氛，喜歡跟辛明玥及她弟弟們一起玩樂，比起一味反覆練琴有趣多了。

「你不想上音樂課，放假要做什麼？在家裡看漫畫、打電動？還是出去跟人瞎混？」成母蹙起眉頭，一臉不認同。

即使兒子一直成績優異、聽話懂事，她仍鬆懈不得，就怕他交到壞朋友走偏了。

她因工作忙碌無法時刻盯著兒子，只能安排司機接送他上下課，就為避免他下課後去她不知道的場所而學壞。

她替兒子在週末假日排滿英文和音樂才藝課，除了為他好，加強他的外文能力，讓他培養音樂興趣外，也減少兒子一個人在家的時間。

她不希望兒子放假跟同學外出，若她不清楚兒子去哪裡、跟誰在一起、又做了什麼，她會很不放心。

她對兒子有十足的掌控慾，但她是真心愛著唯一的兒子，對他的一切安排都是為他好。

「媽，我已經十三歲了。」成炎刻意強調。「我知道妳是為我好，但我早就能分辨是非善惡，我不會做出讓妳傷心或丟臉的壞事，但我也也不想全盤聽妳的安排，以後星期日我要自己過，別再排課了。」他向母親果斷道出決定。

「就這樣，我去洗澡了。」他起身，逕自就離開房間。

成母一臉錯愕，怔怔地望著兒子離開房間的背影。這是第一次，兒子對她語氣嚴肅地表達意見，

且沒等她同意逕自就下結論。

難道這是所謂的國中生叛逆期？她以為她從小聰明懂事聽話的好兒子，不會像一般時下孩子有叛逆期。

她震愕兒子對她直言道出的一番話，內心悶悶的痛，無法接受。

兒子一定是被行為偏差的壞朋友影響，她有必要找學校老師好好溝通瞭解。

「成炎，你變了欸。」辛明玥一臉笑咪咪對他說道。

「變黑了？」成炎看看一雙手臂。

接連幾個星期日，他都跟辛家人從事戶外活動，上山或下田。

他原本比女生白的皮膚有些曬紅、變淡褐色，但他完全不介意，甚至希望有像她一般的健康小麥膚色。

「哪有變黑，我才黑好嗎？」辛明玥抬起手臂，與他的相碰，撇撇嘴強調。

她多希望能跟他交換膚色，她一直羨慕許多女生擁有白皙肌膚。她不僅天生黑肉底，又因生活緣故常在大太陽底下奔走，更白不起來。

假日她並非都能整天玩樂，除了照顧弟弟，也常要幫務農的爸爸到山上工作，有時則去親戚的田裡摘些蔬菜回家食用。

她偶爾才能完全放假，純粹玩樂。

即使如此，成炎也欣然要跟，不若弟弟們只在一旁玩樂嬉戲，他會動手幫忙，修剪樹枝或採摘水果、蔬菜。

辛明玥大刺刺地將手臂與他的貼靠做比較，當她的肌膚碰到他時，他心口不禁泛上一絲異樣。

「你變得比較愛笑，笑容多了，笑起來也很自然，看起來更帥呢！」辛明玥笑盈盈的對他稱讚。他望著陽光下她燦爛明亮的笑容，因她的誇讚，心口又一怔忡。

她才是愛笑的女孩，她的笑容自然且率真。

「妳的膚色很健康。」成炎不由得脫口道：「手長腳長，身高優勢，將來適合當模特兒。」

因前一刻她提到，國一開學量身高，她竟已一百七十公分，那令她頗困擾，實在不想再長高，國小時她的身高也一直是班上女生最突出的一位，她總是羨慕膚色白的女生，也羨慕個子嬌小的女生。她不是不喜歡自己，對男同學給的「男人婆」綽號並不介懷，也較習慣跟男孩子打成一片，只不過內心不免還是存有女孩子的心思，有時難免羨慕能穿漂亮洋裝、裙子的女孩們。

她除了學校制服，沒有其他裙子。她不是不喜歡裙子，是不適合，國小曾穿過便服裙子，被同學調侃，之後索性放棄裙子。

這是第一次聽到有人誇她身高是優勢，且適合當模特兒，令她頗訝異。

「如果是別的同學這麼說，我會當對方在開玩笑。」旁人對她的個性或外型調侃揶揄，她早就不放在心上，一笑置之，但由成炎說出口，她不免會有一分認真。

「我不是開玩笑，是真的這麼認為。」成炎一臉正色強調。

雖說她現在才國一，將來變數還很大，但因母親工作緣故，他看過不少模特兒雜誌，認為自己眼光不會偏差太大。

她身材高瘦、比例勻稱，手長腳長，雖皮膚不白皙，相貌算不上一眼美女，但她五官立體有特色很耐看，其實擁有不錯的外在條件。

「我啊，連一件適合穿的裙子都沒有，更遑論妄想當模特兒。可是聽到你這麼說，心裡很高興耶！」

辛明玥朝他開心笑道。

「妳有想過將來要做什麼嗎？」成炎不禁好奇想知道她的夢想志願。

「還沒有。」辛明玥輕聳肩。「現在的目標就是把書唸好，盡量考到排名不會太差的公立學校，而私校我家是無法負擔的。」

這是最現實的狀況。以她的能力，要考到中間地帶的公立學校，還是要很拚。

「以你的頭腦，一定能一直保持好成績，將來第一志願肯定沒問題。」她對成炎倒是很有信心。

「你以後想做什麼？」

「我媽希望我當醫生。」成炎先道出母親早為他規劃好的人生路。「不過，我對醫學沒特別感覺，等有自己明確的想法，我會自己做決定。」

過去他總聽從母親的安排，遵守母親訂定的規矩和禁忌，但他並非媽寶，他將來會更明確表達自己的想法，做自己要做的事。

「我想你不管做什麼，一定都能有一番傲人成就。」

「對我這麼有信心？」成炎唇角輕揚。聽到她的讚許，他內心感到高興。

「還好你沒立志當醫生，否則就不敢讓你這雙手來幫忙做粗工勞動。」辛明玥笑笑又道。

「我不覺得是來勞動，這是親身體驗大自然的樂趣。」成炎欣然表示。

他將來應該不可能務農，過去也沒機會接觸大自然，能踩進田裡觀看稻米成長、認識許多蔬菜，還有昆蟲樣貌，又去山上瞭解果樹種植及摘採，對他來說是難得的體驗。

以前，他只透過書籍或影片看到植物、昆蟲，如今卻能近距離接觸，就像上禮拜日在她弟弟們的帶領下，去捉蝌蚪、灌蟋蟀，那令他覺得新奇又好玩。

他向來認為自己心智比同齡孩子成熟，可一遇到比他小的辛家兄弟們，不由得跟他們及辛明玥玩在一塊，享受著他曾錯過的童年時光。

有一次跟辛明玥去田地裡摘蔬菜，那天傍晚她便簡單炒了幾盤現採的青菜，用辛父從山上挖的竹筍煮了一鍋竹筍湯，餐桌上沒有大魚大肉，沒有特別的烹調方式，他卻吃得津津有味，對食物萌生興趣。

辛家其實經濟頗拮据，只靠辛父一人辛苦工作養家。辛家在附近有一塊山坡地種植龍眼、荔枝和一些其他果樹，非收成季節時，辛父還會去工地接臨時工。

儘管家境不寬裕，吃用都很節儉，但辛明玥和弟弟們從不曾抱怨，很容易知足，一家人樂觀快樂地生活。

反觀他，雖擁有人人稱羨的富裕環境，家裡有幫傭，上下學有自家司機開進口車接送，身上穿的都是名牌，吃的都是最講究的高級食材，父親是大公司的高階經理，母親漂亮又時尚，且擁有自己的工作室，但各自忙碌的父母，只知道一味供應他物質需求，他過得並不快樂。

更別說，母親對他凡事干涉，總是以為他好為由，替他選擇更好的學校、替他篩選朋友、不在意的想法就轉學，甚至曾因此要求父親搬家。

母親一直掌控著他的大小事，吃的用的學的，甚至未來……

他從小到大沒有感受到家的溫暖，直到他因辛明玥緣故，逐漸融入辛家的生活。

辛父也一直待他很親切，甚至令他感覺比跟自己父親相處還自在。

由於成炎幾乎每個週日都跟辛家人共度，辛家人對他總是客氣熱情招待，但他不好意思經常在辛家白吃飯，便會用自己的零用錢買些零食餅乾帶過來，那讓辛家三兄弟更喜歡看到他。

他們有時就待在辛家一整天，他會幫辛明玥教三個弟弟功課，更在辛明玥要求下，連她也一起教。他跟辛明玥成了很好的異性朋友，甚至，他發現對她的感覺逐漸不僅只是單純的友情，兩人愈相處他愈欣賞她許多優點，對她很有好感。

不過在學校，女同學會因辛明玥跟他太接近而嫉妒、道背後話，他便跟她保持距離。

他在班上不若一開始那麼刻意與人隔離，稍微卸下心防，會與一些男同學交流，但泰半時候，他仍習慣獨來獨往。

學期結束，寒假來臨。

成母替兒子安排滿滿的寒假行程，除了過年前夕全家出國旅行一星期外，其他時間仍排了補習和才藝課，只有在他堅持下，仍空出星期日讓他享有一日自由。

成母先前曾找過學校導師，問了兒子在班上交友情形，卻沒聽說他跟誰交情好。

她從司機那兒得知兒子星期日都去班上一位女同學家，她一度以為兒子瞞著她交女朋友，但兒子否認，且班導也沒有聽到兩人是班對的傳言。

但她無法不追究，瞞著兒子，找個時間要司機載她前往對方家。

她沒直接上門探訪，先坐在車內朝那房子觀望一會兒，騎樓停放一部舊腳踏車，而拉開的鐵捲門，透過紗門便能看清辛家的居住環境。

客廳擺著一組木桌椅，還有一座神明桌，狹窄空間顯得擁擠，牆邊也堆了不少雜物，令她不覺皺眉。

片刻，她看見從裡面走出來的辛明玥，大嗓門地朝樓梯口叫喚弟弟們，令她不由得又皺下眉頭。

辛明玥兩手拎著兩袋垃圾推開紗門走出來，看見停在對面的熟悉高級房車，匆匆奔上前。

她直接敲車窗，以為車內是成炎，訝異他今天會過來。這時間，他應該在上鋼琴課才是。

車窗降下，車內是一名美麗時尚的女性，教認錯人的辛明玥一陣尷尬。「對不起，我以為是……」

「妳是辛明玥吧？我是成炎的媽媽。」成母索性道出身分。

「呃？成媽媽，妳好。」完全沒料想成母會來這兒，令她不免有些緊張，且他媽媽漂亮得像明星。

「成炎怎麼了嗎？」辛明玥不由得想到不好的事，擔心問道。

「他去上課。我剛好經過這附近，讓司機載我過來看看。成炎這陣子常來妳家打擾，真不好意思。」成母狀似客套，一雙眼近距離地打量她。

「成炎常來我家幫忙，還教我跟弟弟們功課，我很感謝他呢！」辛明玥笑笑地回道。即使他母親態度客套，但她卻不太敢與她直接對視，美麗的成母給人一種距離和威嚴感。

「成炎常到妳家吃飯是事實，我一時沒準備什麼禮物道謝，這樣吧，我請妳吃頓飯。」

「呃？不用了。」辛明玥忙搖頭拒絕，要她跟初見面的成母吃飯，氣氛肯定很尷尬。

「怎麼？不願陪成媽媽吃個飯？」一被她拒絕，成母內心不悅，感覺眼前這野丫頭不給她面子。

「不是的。我爸今天不在，我還要照顧弟弟們。」辛明玥微低頭，語帶歉意。

「那就帶弟弟們一起去，成媽媽請你們吃午餐。」成母索性說道。

她根本無意跟幾個小鬼頭吃飯，是要藉此探探辛明玥，也有些話必須跟她說清楚。

成母給人一種壓迫感，令辛明玥無法推拒，只能接受對方邀約。

成母讓司機載他們到市區，到一間有包廂的日本料理店。

第一次吃到日本料理的辛家兄弟非常開心，辛明玥卻無心享受美食，一再感覺到莫名的壓力，更在用餐間，因成母幾句暗示話語，教她心口悶悶的，很不好受。